

涓流入海  
——汪国真

这个青春，没有叛逆的躁动，没有无知的彷徨，没有无畏的堕落。这个青春，似雨后空气般新鲜，似涓涓细流般柔和，似冬日暖阳般温暖。

与这个青春有关的名字叫汪国真——一个赢得无数荣耀又饱受批评的名字。

汪国真虽生于北京，祖籍却是福建厦门，大学时光也是在南方便过的。也许正是由此，照片里的他总是一贯的温文尔雅，一如他的诗歌，柔软而温和。也难怪直到今天以前，我还顽固地认为汪诗和琼瑶剧一样产自台湾。

往往，这样的性格，这样的作品是最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也是最安全的。前一点可以从两个“第一”看出：1997年北京零点调查公司针对“人们欣赏的当代中国诗人”做了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诗人中，他名列第一；他的诗集发行量创有新诗以来诗集发行量之最。后一点则佐证更多：2000年，他的5篇散文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第一册；2001年，他的诗作《旅程》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2001年，他的散文《雨的随想》入选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语文》（基础版）第一册；2003年，他的诗歌《热爱生命》入选语文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下册；2007年他被美国内申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被暨南大学聘为兼职教授；2009年他入选中央电视台《我们共同走过》建国60周年百名代表人物之一；2009年10月被《中国青年》杂志评为建国60周年十名代表人物之一；2005年始，他的书法作品作为中央领导同志出访的礼品，赠送外国政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于汪国真，最近一次的荣耀应该是习近平主席在2013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引用了他的诗句：“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对此，汪国真表示非常激动，连连感叹：“习主席能背下我的诗词，我觉得挺欣慰的。”

有人说，在上世纪90年代，汪国真更像是青年人的“知心大哥”，为迷茫踟蹰的青春烹制了一道道传递着“正能量”的“心灵鸡汤”。

讽刺的是，令汪国真的诗歌饱受诟病的也正是这股“心灵鸡汤”的味道。批评家左春和毫不讳言地批评道：“青春期深陷他的诗歌，有如上一辈人热衷于红歌的旋律，如果没有对自身选择的检讨，只能永远偏离人类精神的救赎轨道。另外，只愿接受通俗的快餐文化，说明这个民族的求知能力已经迅速退化，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即便伤痛的青春岁月，我也是抵制汪国真的《读者》腔，因他不合淋漓着鲜血的生命经验，不能为我的绝望提供绝望。我当时认为，他的诗是奥斯维辛之后的罪恶，把想象拉向远方并不能切断历史的狂妄，甚至会走进历史的遗忘。他在今天作古，在普遍的生命意义上应该为其哀悼，生命珍贵，不可重复。但在诗歌本质和文化心理上应该梳理和检讨：选择汪国真与之后选择余秋雨、于丹的大众文化心理并无二致，也是文革式大众乌合文化心理运动的逻辑延续。这都是因为缺少独立判断的个人，文化暗示以诗意化浅薄的审美延展，完成了对于直面真正人生的否定，今天的社会仍然在承受由自己设置的代价。”他更从文化生态、文化接受心理、知识主导的话语规律、文化市场的产生、当代诗歌的发展、政治规训和文化训导六个方面对这种批评进行了解构，指出汪国真诗歌的流行是在那个“文学已死”的特定年代的特定产物，迎合了肤浅、懒惰、逃避的大众口味和文化训导的需求，诗歌本身远落后于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更不具有审美价值。

2015年4月26日，汪国真这个名字被加上黑框，所有的毁誉终成身后事。

大海/文

## 那凋零的是花，不是春天

这是两段与名字有关的青春。

这是两个与青春有关的名字。

一个是刚刚故去的大众记忆，一个是遥远的怀念。

对于前者再无多言。对于后者，还想说的是，提笔之前，无论对他的诗还是他的人，想写的很多，也以为自己能写的很多，结果却只写就寥寥，于是明白，在他和他的诗面前，再多的文字都是累赘，再深的解构也是肤浅，再浓的情怀终是苍白。

## 永恒的悲伤

——海子

## 死亡

一副铁轨、四本书、一张遗书、四只桔子、一个诗人的身体，在1989年3月26日下午5时30分做了一个简单的加法，世人得到了一个震撼的答案。

在诸多文学品类中，诗歌与诗人的关系最为紧密，真正的诗歌往往是诗人精神极致的表达，而死亡无疑是这种极致表达的重要方面，因此很多诗人都有关于死亡的诗篇。海子更是将死亡的主题弥散到了他诗歌的各个角落——“漆黑的夜里有一种笑声笑断我坟墓的木板，你可知道，这是一片埋葬老虎的土地”，“岁月易逝，一滴不剩，水滴中有一匹马儿一命归天”，“而鱼是哑女人，睡在河水下面，常常在做梦中，独自一人死去”，“亚洲铜，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直至他自己。

一个伟大诗人的出生是值得纪念的，但相比出生，诗人的死亡往往更加夺目。特别是诗人自决式的死亡，更象征着某种绝对精神和终极价值的死亡。海子用激烈碰撞式的死亡将自己与那个耀目的年代做了一个终极绑定，海子已死，年代已死，正如诗歌界许多人都说的那句话：80年代到海子为止。

“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千年后我再次拥有中国的稻田，和周天子的雪山，天马踢踏，我选择永恒的事业，我的事业，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不用千年，海子生命的热度和亮度已然如太阳，就像诗人骆一禾将他比作亚瑟王传奇中最辉煌的取圣杯的年轻骑士，“这个年轻人专为获得圣杯而骤现，惟他青春的手可拿下圣杯，圣杯在手便骤然死去，一生便告完结。”

至今，活着的人们仍然对海子的自杀耿耿于怀，而释怀的也许恰恰是诗人自己。正如历经数次自杀终遂愿的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说的：“死是一门艺术，诗人的死实际等于诗人的再生”。诗人陈东东更直言道：“那次死亡对海子和他的诗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意味着超越。”当世人还在揣测海子自杀前遭受了何种的绝望痛苦时，诗人该是早已穿过死亡之门，“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手迹

## 醒来

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

海子

我想我已经够小心翼翼的

我的脚趾正好十个  
我的手指正好十个  
我生下来时哭几声  
我死去时别人又哭  
我不声不响的  
带来自己这个包袱  
尽管我不喜爱自己  
但我还是悄悄打开

我在黄昏时坐在地球上  
我这样说并不表明晚上  
我就不在地球上 早上同样  
地球在你屁股下

总结实下  
老不死的地球你好

或者我干脆就是树枝  
我以前睡在黑暗的壳里  
我的脑袋就是我的边疆  
就是一颗梨  
在我成型之前  
我是知冷知热的白花

或者我的脑袋是一只猫  
安放在肩膀上  
造我的女主人荷月远去  
成群的阳光照着小猫小猫  
我的呼吸  
一直在证明  
树叶飘零

我不能放弃幸福  
或相反  
我以痛苦为生  
埋葬半截  
来到村口或山上  
我盯住人们死看  
呀 生硬的黄土人丁兴旺

明天到了，海子，  
你在哪一只鞋子里？



“珍惜黄昏的村庄  
珍惜雨水的村庄  
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

——海子《村庄》

这是一段戛然而止的青春，这里有炽热的爱恨，这里有激烈的生死，这里有无助的痛苦，这里有无奈的寂寞，这里有光明的向往，这里有永恒的悲伤。

拥有这段铿锵而滚烫青春的主人，还拥有一个人安静纯洁的名字——海子。

## 大诗

海子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进入大学之前的15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因此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大地的力量，这力量之大，按他自己的说法，已经“涨破了诗歌的外壳”。

“太阳是我的名字，太阳是我的一生，太阳的山顶埋葬诗歌的尸体——千年王国和我，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麦地，神秘的质问者啊，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夜里风大，听风吹在村庄，村庄静坐像黑漆漆的财宝，两座村庄隔河而睡，海子的村庄睡得更沉”，“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您”……每每读起这些诗句，都会被那中撞胸膛的巨力逼到目痛。

我常妄自尊信，写出这样大力诗篇的海子一定不是那种小怀的人，因为他自己幸福时会想到也为陌生人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而他的痛苦更是深得难以名状。我的这份坚信虽然异常坚定却终是无据，直到看到海子自述的这段话：“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合一的大诗。”

